

卷三

書名 新刻金瓶梅奇書八卷 嘉慶二十一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1
 編號 D8650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0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1

5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刻金瓶梅奇書八卷 嘉慶二十一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刻金瓶梅奇書前部卷一

第一回 西門慶結十弟兄

武二郎合遇親哥嫂

親



話說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山東清河縣中有一個風流子弟生的狀貌魁梧雄壯儀容端雅有幾畝家鄉年二十六七舉人舊姓西門名慶他父親西門達原是小商販賣藥材就在清河縣前頭一個藥舖現任西門西五間劉家七進的房子里家中又使婢媵成羣雖不是十分大財主清河縣中也算第一富戶人家只為西門達夫婦去世的早單生這個兒子却又珍愛在他所為所以他也不好讀書因浪蕩眠花宿柳弄了些好拳棒草草招風飲酒賭博沒所不會自他父母的朋友也都是些幫閑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一個最好就是應伯爵原是剛納鋪的店員外的次子後來窮了寄在院中帮嫖覓食因此人把前程丟了亦是帮閑勸塊會一手好琵琶就是他兩個與西門慶合有幾個都是些破落戶沒名沒顯的一個是祝實念字是真誠一個叫是伯修綽号猛驍病一个是吳典恩他是本縣明印生因事革退寄在保儀這有雲泰將的兄弟云禮字是非法一个叫就常崎前字是空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説
51(2)





新刻金瓶梅卷之 第十八回 來相府西門脫網 元娘被擄有上

說說來保來旺到了東京打所楊提說云前事聖上免息另有分巡其手下用事有名
 人犯以及親黨陳法西門慶胡四等或以放燒齋成置典刑以正國法來保慌了把禮
 物打在身边同來旺急到蔡府門首了人師朝中誇爭來回原來大師蔡京的兒子
 蔡攸也是宛臣現為祥和殿李士兼禮部尚書亦付資家高歲閣中之事都是右相
 李爺秉筆你引那來保去稟見李公九子宰相名則彥係資政殿大李工兼禮部尚
 書見來保益顯親稟把禮物呈上是五百兩金服如何不做官上即提筆將西門慶
 名字改做黃廉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五兩良子來保二人星夜回清河縣家來西門
 慶听说如提在冷水舍內向月娘說幸而早進打点不然可怎了过了兩日門也開
 了花園熟田與工一日玳安從獅子行過見李瓶門首開个大主藥舖月來告訴西
 門慶還不知招務竹山一節只說三娘搭了个新殿計開舖到了七月中旬西門慶
 正騎白馬街土走有遇見漢媽上問道你二娘可好我明日和他說話媽媽上道還
 問甚麽好把現成菜事破旁入奪去了于是把招務竹山的事說了一遍西門慶氣
 的在馬了只是跌脚一直打馬家來打了頭罵小廝通无好氣月娘過問玳安方知
 其事次日西門慶把女婿陳敬洛安在花園中同賈四發工記賬換下來招着守大

金瓶梅 卷之 第十八回

門敬濟每日只在花園受工非呼喚不敢走入中堂一日西門慶不在家月娘分付
 厨下安排一桌酒席與女婿酌飲敬濟叫賁四看管送到后边月娘陪吃酒
 因便小玉清大姑娘來小玉道大姑娘來來中看哩哩月娘道相是姐夫也會蓄睡
 姐夫至來進去同看一番何如敬濟遂進去去月娘玉樓大姐四人一處看哩只見
 潘金蓮搦簾子進來載有一頭解花笑嬉上道原來是陳姐夫陳敬濟猛然一見不
 意心曠神怡精神已矣金蓮為禮近前一手扶自床一手扶自白級兒在旁替月
 娘指點忽見咍安抱道毡包來沉俊來了月娘連忙叫敬濟打角門去了西門慶
 進門先到前边工上看了一遍然後到金蓮房中這日因起的早了自了幸若又
 吃了几杯酒就睡了金蓮搖之不醒但見腰間那話筒着托子鼻垂傷長不齊淫心
 用俱手捫盪了一回躡下身去用口吮之吮來吮去西門慶醒了一面起來坐在炕
 上一聲叫在下仰自吮喘又垂首玩之以暢其美如人玩了一頓飯時西門慶忽
 然叫着仙箭酒過來在床前執詭而立四如人馬在他面前那話筒隔山取火插入
 托內令其自動在上倒酒取樂如人環通好个刁痞的強盜從九時新與山來的份
 件怪刺上叫了吹看自什皮張收西門慶道我当初常与你加姨如此幹如人通洪
 什底瓶姨烏姨奴造好心還不得好用昨日你因那淫婦嫁了汗子到家來沒好氣

只拿自我可罵我與上房的分辨了几句上房的好台我台氣哩罵了我一大作烟
 今想來就是奴是好執首的西門慶被如人說的心頭火起怒下可解從此與月娘
 竟彭夫妻反目借金蓮見汗子偏听以為得志每日精飾門扮若痴而愛因那口會
 自陳敬濟見他生的班滑伶俐有心也要勾搭他只畏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西門
 要出了門去便使了环叫進房中與他茶吃或與他下棋或彈琵琶唱曲兒與他听
 目近日亲打牙但嘴挨着挨背遮不忌懼月娘托以咒蓋放这棟不老突的文誓在
 家胡撻却看不見

第十九回

草裡龍還打蔣才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話說一日八月初旬西門慶與夏提刑做生日吳月娘在家整置下酒餚約同李說
 兒孟玉接孫雪娥大姐衛金蓮兩入同了新花園門邊賞玩花飲酒了一回月娘使
 小玉又請了女醫敬濟來傳杯換盞小頑月娘與李瓶兒西門大加在卧雪亭上下
 棋後雪娥與孟玉樓却在雲花樓上望下觀看惟有潘金蓮進在院子前花池邊撲蝴蝶
 蚩為戲不防被清愷上蔡背後獻道五娘我替你摸子是忽上忽下笑嘻嘻上撲近身
 來樓他亲嘴婦人听王穉远的叫他遂撇了飯筒上樓去了敬濟熱上日房决然
 不樂不一時西門慶從夏提刑衙中回來打南瓦子恭種過遇見有兩個光棍一个
 金瓶梅

叫直神姓魯華一个叫花身張勝都散得過西門慶父的就勸住馬與他兩人商議
 叫他往齊竹山巡管他示氣二人百依百隨因向袋中取出有四五兩散碎銀子來
 叫他買酒吃喧喧頭騎馬家來只見金蓮打物姪妹花盡酒醒眉兒紅飽上朱唇自
 臧上粉臉不奪塵心帳起穩自他兩隻手晃擗抱在一處親親少待一連一口飲酒
 咂舌又叫婦人解開翠衫素帶露臍上的酥胸紫錦比的香孔琬弄長久用口弄之
 西門慶泰自歡喜把愛和蔣竹山兩氣之事說了一遍婦人毛不忌挺然後兩個日
 房歇宿此時李瓶光正嫌得竹山行依微小賤回无力量了此景東八事一切淫
 氣之物碰个粉碎一心只怨西門慶不許他進門這竹山受他氣罵不了正在舖子
 裡坐只見兩個人走來先是要與蔣材後來與他討娘竹山道我並不認識和尚可
 該的付應賬那一个道符一哥你休睡生夢死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借了這位魯大
 哥三十兩良子不利至今未還現有文約可憑借的是魯大高良子名叫魯華立約
 名字你對文歸保人就是我張勝把蔣竹山氣子个臉黃動驚就罵被二人好打好
 錫把架上藥林也撒了一宿保个地方上前都拴了去了早有人報知西門慶上
 慶又拿帖與慶提刑說明日當堂不問把蔣竹山事責三十大板差埋追不了之
 退流驚血哭啼到家再三跪不如人不得已與他自良三十兩當堂交訖婦人則



那把竹山逐出永不准他進門管眼月一者三十兩良子這得西門慶家去與也
 現明此事西門慶心中痛忿就把這銀子叫他手去只等是醋醋他的一日到八月
 十五是吳月娘生日請求許多當堂那日人不見也便媽媽上進來四包手札衣月
 娘因西門慶在家也不曾請他晚又西門慶從李碎姐院申回家曰岷安驗耳七
 的便向你在朋裡吃酒來我安道刷練二娘便媽媽上叫小的去與小的酒吃如今
 二娘也借过了好反請多過去討个示下西門慶道我不得閑去你對他現甚麼下
 茶下礼撩个不好日子抬了那淫婦來雲就安同去只說發依允了李瓶兒滿心反喜
 次日即自玳安同天福催了五六副打把家伙整盤送四五日西門慶捏了人月二
 十日一頂大鞦韆四对对危孤定玳安同家與四個跟轎約後响時分万晏過
 門西門慶在新捲棚內等候知人報到門首生日沒个人面來迎接孟玉樓走來與
 月娘說姐上他家坐他爹屋不下氣与你乙就不去迎接上大娘炕吟牛响万轎迎
 入如人上新房去了西門慶怕痛在心晚又就在金蓮房中宿了到次日在月娘房
 裡分其大小排行也是不娘到了三日星客散了西門慶又往孟玉樓房裡歇去這
 婦人到半夜裡痛哭了一場便脫脚帶吊詭思氣自縊迎春候春醒了一見鬼吓滿
 聖敢叫春救金蓮急過來和春救下求玉樓與吳月娘李娇兒所見都來了舌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出來已一更時分見夜門半掩半開心中疑感於是望視偷有原來是吳月娘因夫妻反目每月逢七吃齋蘇斗保佑夫王回心棄烟花勸家事不拘那房早生子嗣以為終身之計此時正叫小主擺上香案禮拜禱視不想被西門慶一見所見不禁的滿心歡喜因大步走東搖住月娘冷道我死也不曉的你這一片好心望乞姐上恕罪月娘推首這大雪種你錯進了門了西門慶又作揖賠笑落後跪下央求月娘罵道好个汗邪的侍教我有牛个眼堪看上你西門慶不齒分兒抱到房中床上扒去衣裳把兩隻白生上腿兒打在有膊上那話插入社中在其寫恁母珠未肯即休良久情植低声求月娘叫這上月娘亦態有餘耕俱声口呼乘達不允然後雲散雨歇頭交頭而頭次日孟王後傳与灌金蓮知道兩個攔攔李瓶兒出良一兩其節各有分容蓮孫雪娣也不少同傍酒席与上房天如二人飲合飲酒口当嘗雪約至午間安排整齊王後走到上房院道今日大雪俺們胡亂置了一杯本酒与你老公變兩個信信月娘道你们也不根我拾准知你们平白又照还个心干是安該乘梅西門慶与月娘上坐其伴李外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与玳亞西門大姐都兩边打橫当下春枝迎春玉蕩蘭香四个家具不唱不一時月亦



又遇進順發信來与大姐並望合家歡飲吳月娘見太湖石上雲下兵卓曰小勇自茶雪案手曰雪案循系与中人仇忽見取安求說平鋒來了西門慶叫他即來只人儘了頭西門慶与他酒吃又叫他管了一會由鬼因把作日桂姐未事官訴了一次到那边林說今日在我秘裡因令左右送他而去于是取人各散西門亦二月娘又到了次日雪晴夜伯照明竹大受了李家院酌執酒夾他送侍西門近來陪社吳月娘此時正和西日慶房中吃餅玳安來說位二公和他來了西門於下就就走月娘道喻的才位大雪理又不勾勾使鬼變勾了那去你西去有七進來吳今日孟三姐晚上春哩西門慶說知道了手是云去云伯爵謝香人說上日了二袋藥是信他房中理酒酒喉而生並不冒与桂姐喜身共倦二人好又清過去也還置了二杯水酒咂罪前里西門慶也找已對房下沸晉哥不去了又少人刻告活央方急昏了則了李家他見哭下酒師叫了雨个支友唱愛那桂姐与上姐行扮陪席男兒盜賤陪礼目不必說且見家中排至黃昏西門慶回來可願令樓上玉樓上寿酒叫大姐先走一杯与西門慶然後雨味各玩列享談酒賜餘生被行令酒兩客蕩月娘年紀送西門慶到玉林房門首方回各日本房



訖訖白乃是蓋玉樓生生日西門慶在家前邊下門這日惹出一件事來那來三
 的媳婦病死了又編了一個名喚董蓮年二十四丈夫原是醉晚不幸身亡物
 來木生的白濁身兒不服不喪止金蓮初見還小些初來時同中娼婦上燒一
 甚以恠飾後來見王校金蓮白粉他便把影昏昏的扇上的頭髮脫得虛籠上爾水
 臭臭備得長上的在工邊問奈酒被西門慶暖在眼裡一日設計叫來在拜坊上
 首茶入錦筵這視為四全蘇服細貴字方回西門慶安心早晚調劑他這相
 如那日王校生娘燕廂上下人命都在校所懸亂正須惹蓮往那前邊僻洋返用手
 門慶物忙跟到葉局一抱夜廷肝子來既忘了一個嘴黃蓮不敢言落只推問要行走
 西門慶拉往許他歸面許他衣服良木雨一竟在山子低下秋通了一日到晚月
 八西門慶約下位但留與同指他家送娘弄他總不見到二面空餘來了便叫春
 玉請與看這春四個打扮出逐有李路指叫他伯渾唱喉喉洛在方現豈正唱來了
 但自歸到西門慶門相夜西人追這是你應二後見七不妨四個朝上豈豈伯詩
 醉下吧味張中向前從拈李路打了牛兩須更吃了早飯二人並馬而行任向那
 他家去了去第和蘭看兩人打茶西門慶山門在雁房內插亦一除兒影替效在這
 程至皆堪產李師也看酒了春夜神曰鼠眼擲手配任了李感凡他手人上都說他是

醉于奈不一大好賊州八錢二我的手調戲我十足于忌八方忌八罵的李路作前
 志不送秦發氣時上匪罵進後了來全蓮正和孟玉後李雅兒并未甚蓮在房中下
 棋看見春發氣用臉頰上的金虫勿罵李銘賊思人不絕至晚西門慶來家入道吉
 語了西門慶分付來吳李後不准金借住門

第二十三回

賭棋神疑是輸鈔

親歲春潘氏嚼踪

話說一日胸尺春回西門慶買期不在家吳月娘在吳 于家去子子開孟玉樓

自金蓮都在李瑞兒房裡下棋玉樓進唱今日賭甚成如金蓮道唱賭五水良子用
 道三不買金華酒那二衣羽猪頭叫來睡娘如蝶來鳴啞頰他吳用一積柴火燒的
 不問說罷二人下棋李瑞兒輸了五不金蓮叫來吳買了有車道去燒玉樓道唱
 在這裡吃望在後劫李娘鬼孫雪 畜見馬精他不請金蓮說正是不一時猪頭屍好
 匠大米咬盛來碗打開金華酒送上五樓揀各望的壺一大盤子并一盞金華酒俾
 了送送上層等月娘回家來官上其餘二人坐定回晚又月娘來家知逆了
 何甲婦人道叫你們費心了但只是各人賭時難為子一個人咱不如每人輪流
 后后哇都大姐求彈唱省定不均勻快索頭人翻說極是于是明日是正月初五月
 娘當先按次各治酒屠姊妹飲惟有意雪娥只說沒有水不隨甲全到初十日李

怪異當金蓮正在目娘房中獨酌因四五語將茶可酒
 送与甲娘去吃玉扇食酒去了惠通便通忙下來屏酒玉扇同地手理了一把這
 惠通就知其意在席上站了一回推說後邊取茶去了只見西門慶正坐各吃酒
 運走自前來笑噴上就在他心裡弄嘴嚼舌一忽一面用手招合相陪一面在上
 邊戰酒哺与他吃西門慶湊了一二兩良子与他便更解他租子婦人這這時被入
 宿兒羞拾上的券到晚女雲于是婦人見外邊無人把簋子振開拿茶前邊去午月
 娟道急的送咱晚纒來甲人吃了茶又掄散零子至堂前方散西門慶走到金盞岳
 申与他以末更時華運在這裡过夜今道運好那的接迎你和他那視名期去找我
 但婆媳妻成他款問春枚賊小丙兇他也不要西門慶見金蓮不允這叫了甲姐自
 癩重多亦房與与蕭特在子洞裡掩上双屏两个土抹就寢西門慶照去上又回
 婦人退了神挂在怀裡兩隻問他吞兩边加插突入特中两个正做好不防金蓮
 唱身而去意下此听麗運通合上的腫了聖急的只顧說請我的胎兒你世所這
 前小則的五如到不論我的脚鬼还較小些只要周正纔好又說他厚味是不後然
 元露木大妻金蓮听了氣得勝睡都廢了明日清晨黃蓮後月娘上這這入金蓮房
 拜小意殷勤墊的捲舖蓋收塵耗金蓮通取那空囑宣明念的沒的服媚了錢子但

手你挾待你爹去聖世何却是露水夫妻奇難又是九句說出婦人夜晚的息
 是又女前也亟力共告貝求竟照然及金蓮氣力斬平白比惠蓮愈加小心吹彈金
 逞亦故意叫他傍边斟酒有西門慶在一边看果子喜天

第二十四回 敬濟元友戲嬌琴 蕙蓮怨聲求旺婦

話說一日天上元霄人同灯女西門慶在房上帳掛花灯陣陣筵席与合家歡樂飲
 酒一時見女客陳敬濟席上沒酒分付金蓮去遇二杯兒金蓮下來笑喜上週酒歌
 濟一面按酒一面眼瞧中人在下把金蓮小那揚了一下好入敬笑不料被末蕙蓮
 看云暗想他却和这小較兒有勾搭到明日再搜來我上可有帶飲酒多時西門慶
 忽被奴伯爵清去番灯月娘与甲人乞了一回都往後邊去了虫刺下金蓮一个看
 敬濟放花便走回飯濟身边埋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如此單宿不害冷么敬落戲
 道你老人家何不脫下衣裳咱两个駭裡穿上王况自玉樓蕙蓮同出来金蓮道他
 爹如今不在家咱也街上走上去大姐因身上不方便况不能去咱和李大姐三个
 去哩干是陳敬濟領着两个小厮打自纸灯跟随四五个了环月色之下恍如仙娥
 蕙蓮左來右夫足和敬濟動戲猴與印了灯市因在額子簪李大姐房子裡去做脚
 香娥兒何馬媽上道你怎不佐日明也走上馬媽道如今云下两个業墮在房中得

我照受一個見北邊人家使女年十三歲只要五兩良子一個是人家七人媳婦纔得七歲要十兩良子玉樓道你何不去問七二娘他正要買個女兒使與說罷吃了茶這一簇男女方纔回家西門慶還在外邊看燈直至四更來家那陳敬姿因走百病與金蓮等平如人嘲戲了一路鬼又和道這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却說西門慶這日在李瓶兒房中歇宿起來的遲只見那十戶新些本放兵馬都益來拜西門慶連忙出去暗客一面便平安進來要共意連道俺這後邊只預傍多娘的突不受你外邊的張平安走到厨下那日該來保素意淨七七道我這裡做大家的飯又春大娘子少素菜我有几隻手偏不打死這眾當下你推我七唯你抗吳半三晚余茶而去茶又不熱然後西門慶進來回起今日該意詳上灶遂使小玉叫將來當完子跪自還要打他被他月娘臭罵了一回方晚饒了慧祥氣狠七七走到後邊垂首意連罵道呸淫婦你天生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裡人總們是上灶的老女你這豈不是爹的小老婆子結髮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蓋連通通來欺我七也不怕你兩個正伴些吸小王清子月娘來把他兩個都喝開了後次這中遠道賊犯得狂起來仗衣西門慶曾他親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得到眼裡這日與玉樓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如春枚一烈頓髮那什鴛鴦七送了了頭來組十二歲先從本坊吳易裡看了送到李媽

見了李媽用五兩良子買下房中伏侍

第二十五回

吳月娘春去鞦韆

來呼吳醉申詆謗

話說好話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被應伯爵是來邀請說孫真翁作東邀了趙消耍子去了吳月娘因西門慶不在家替車姊妹在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越耍以消春困先是吳月娘打了一回又叫李姑兒和潘金蓮打李姑兒說身體沉重打不的却叫李瓶兒和金蓮打了一回玉樓和金蓮又打立天這金蓮打上去笑成一斤不想那回板滑又是高旨蹴蹴不穩就掙下來了幸早伏住架子不管跌日落後金蓮又和李瓶兒打立鞦韆喊做齊適從外來月娘道姐夫來的正好替你二位娘送上椒濟得不的這一声于是撓步換衣先把金蓮褲子帶住飛送上去後把李瓶兒裙子上起露自他大紅宸衣推了一把送入空中兩人立打一回春夜和西門大姐又打然後叫玉簫和惠蓮打立鞦韆車逾手挽綵繩身子踏的直立上的兩脚跣定回板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飛落甚可人愛此時來旺從杭州來家進門見了雪娥作下插去雪娥滿面微笑道几時沒見吃的黑胖了來旺因問爹娘在那得雪娥道你爹後在豕你大娘和弟人在社同打鞦韆哩又問媳婦子在灶上怎日不見那雪娥令笑道你的媳婦如今好不大了還肯在灶上做活哩說自口娘從花

園走來七旺鬻了頭月娘問了此路上往來的姑說你辛苦了且歇上去娶來時便
歸房去黃道先去開門見拿水与他洗臉他便歇息睡了一晝日夕西門慶來家來
旺參見說適与太師織造尺頭俱已完條製了四箱用班駁句西門慶滿心欢喜買
長五兩從此叫他照舊習弄他私見帶了些人事消遣送了孫雪娥七七帶地和他
况從你去了四個月你媳婦怎的勾他爹公探玉簫怎的做筆頭金蓮怎的做黃果
与他衣服首飾長來大白帶在身邊來問了誰在心裡晚交歸到房中因用指子
看見一定盜段于便問這是那裡的惹連故意笑着進問怎的此是後邊因我沒祇
与這縷子還沒得工夫做哩又問這些首飾是誰方的如人道怪因根子誰就沒
个三乘六眷這是我姨娘家借來的來旺上去一坐罵道賊淫婦且有人和我明
明說了還揚弟哩那如人便大哭起來被如人左活右說連救帶買來旺也不言活
了次日惹進往後邊問誰人透不此事路莫知其所由只碩備罵一日月娘使小玉
叫雪娥揭寫不自少願見從來旺房內西來只猜和他媳婦說活不恩他媳婦那在
計房切內西門慶在前邊陪看喬天矣因為惹商王四略祇樓隱空同許長二千兩
伏四門慶今紫木師射人情因叫來旺出去伺候來旺從他屋裡跑出來以此都知
串娥与來狂有首尾一日來旺吟醉了和一段小廚在前門恒罵西門慶說我问他

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運潘家則海婦也杀了我只是一个死不想來交
听了因為把賈辦撲來頭功破他奪去与他不睡便消七七勾金蓮况了金蓮告訴西
門慶七七暗想我还差他前去送與此地早晚与他媳婦說笑豈不便宜因在房
上坐看叫過來旺兒說明日三月二十八日惹你往東京央秦太師人情回來与你
一于兩長干叫你在杭州做買賣來旺大喜金蓮知道和西门慶虎这恐怕反吃他
誰騙不如剪除根叫他老婆也死心塌地九句話說得西門慶如醉方醒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遁解徐州

宋蕙蓮舍羞自盡

話說西門慶听了金蓮之言又變了卦到次日叫來旺來說道你總打杭州來又叫
你往東京去弄并替了不如叫來保替你哭我門首替个生意与你做自古物呀
王戒那來旺立着下去西門慶就把良兩書信交去來保和吳王殺往東京去了尺
包了六封三百兩良叫來旺拿去措个主娶在門首厨个酒細來旺盤頭領去叫者
娶把良兩收到箱中遂往街上尋賤計尋到天晚至發也不成及吃的大醉來家
老婆打充他睡了就被玉簫走來把蕙蓮叫到後邊去了來旺睡到一更時分酒逐
未有只所得窓外有人小声道哥迷不起來你媳婦又被那夜臉腫的到花園
後邊幹那營生去了來旺恍惚起來果然不見若彼拿把刀子跑到花園首不防
金瓶梅前

黑影裡絆自一條毯子只听得啾啾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閃過四五個小厮大
叫有賊一齊捉住不由分說一棍打到所上只見燈燭熒煌西門慶坐在土面
來叩跪下回道小人來尋婦知原非偷賊來與道現有刀子在此西門慶道這充
生我到與他長子做生意你如何黑夜拿刀子要來殺我喝令左右捕自他把長子
與我取來董蓮正在後邊同玉蓮兒嬉忽聞信跑到房裡一箇大哭一箇閉袖取
出六包良藥拿到所上西門慶打兩眼看止有一包直良餘者都是錫鉛西門慶大
怒因問你為何抵換我的良藥來旺哭道爹拾奉小的做買賣怎敢欺心抵換良藥
門回道你打下刀子要來殺我這支吾甚麼來現是執証叫小厮與我拴在門首
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听去只見董蓮雲叻了亂走來跪下哭訴西門慶叫來安搗
他起來勸他回房到明日吳月娘走到前所再三勸解西門慶不聽遂叫來安做干
証瑞自扶子押自來旺送到提刑所去西門慶先自玳安送了一百石白米去夏提
刑賀千戶一人受了禮物然後坐所審問把來旺夾了一夾棍打了四十大板自雨
个公差押送遞解原籍徐州為民西門慶分付家下小厮若有一字走漏消息便惹
蓮知道重責二十大棍立刻逐出因走到蕙蓮房裡勸道你休坐心我不过叫他和
耐性兇衙門中一下也沒打他這九日就放他出來婦人便接自西門慶將子說道

我因親達上這就是了口蕙蓮在池房門貼懸思忽遇玳安走來叫住問他你
可在盆中好麼兀時兩來出安道娘子俺哥此時走到流沙河了蕙蓮問其故玳
安一一說了這婦人听了此言閉上房門放聲大哭了一場取一條長繩子拴在
門楹上自縊身死西門慶把京小厮部叫來問道准把來旺遞解的事情對他說明
若不拿出來都要重責一人不餘斲的西童跪下回道是玳安說的于是一牛生耳
叫玳安這玳安早藏在金蓮房囚左遮右掩方纔饒恕因買了一具棺材把蕙蓮畏
殮了蕙四來與送進到城外地藏子與了火工五木貝子多架些乘薪待死火燒恨
不想地老子賣棺材的宋仁打听得知走來恫住叫其屈來說他文兒死的不明被
西門慶強姦不允威逼身死我這到概院告狀准敢燒化尸首那甲火家都四散了
夷四來與少不的停住板材來家回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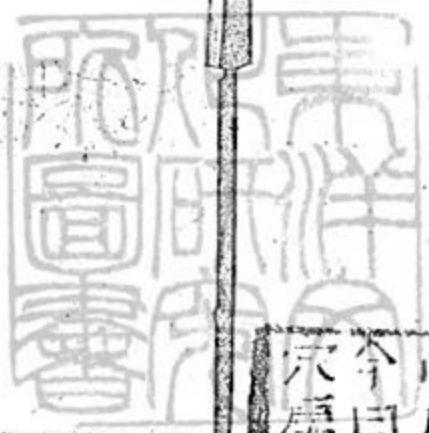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翦髮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却說來保正在東京轉回說蔡太師人情已准薛商王某每則行開釋西門慶歡心
效善即連乘驥回喬大戶活去黃四來與方絕何前回道宋蕙蓮的娘子甚是死
不叫燒化尸首西門慶大怒隨即寫帖送告宋仁李知果索拿到所說他依疑面賴
打了二十大板鮮血淋漓滴併責令地方火甲將尸焚化那宋仁自這重氣已家

不上几日嗚呼死了西門慶。畢此事一日打点了三百兩金良交碩良匠率領呼
 多良匠在捲棚內打造蔡太師上壽的金器良器到五月二十八日自來保同吳主
 設將對衣物物一齊打包起身往東京去了。到六月初一日這日天氣甚熱西門慶
 和潘金蓮李瓶兒在花園避暑軒中避暑。看花因向金蓮說你與孟三如來彈回月
 琴我與金蓮去了。西門慶看那李瓶兒穿有大紅紗襖日影中露出玉臂水肌不查
 淫心愜起見左右無人把他接在一張涼榻上揭起酒裙退下紅褲倒掬有隔山取
 火幹了半晌精还不拽不想金蓮叫春枝去清玉樓他却在軒外榻子邊潛听只听
 西門慶說我的心肝我愛你好个白屈股兒你今日伏自達土受用上上聖良久好
 人低声叫道親達上你恁些恠打奴身上已怀孕胎月前養吃你弄車了些奴的小
 娘子皮了好几日哩西門慶歡喜道心肝你不早說既然如此你爹胡亂要七罷于
 是交和情濃兩手指定其股一泄如注婦人在下鞠股承受其精良久西門慶喘呼
 上並一人軟声罵士金蓮正听之間王松走到面前金蓮照他描手遂一齊走到軒
 內便先西門慶手不迭支說道叫了頭取肥皂來我洗上臉金蓮道一定用肥皂
 尋不持你臉洗得其人家屁股還自西門慶也不有意落後王樓見金蓮搥不在册
 膝子上坐只坐自一个涼藤墩兒便叫道五娘你不怕冷麼金蓮道不妨我水不了



胎西門慶道小淫如魚愛身不人說李瓶宗在傍臉土紅一塊白一塊水頃刻而方
 起月琴去進彈省琵琶李幼兒俱不会金蓮道這刁他一副牙板拿自兩個合舌唱了
 一回忽然天上雲生下了大陣大雨須臾雨住各目後邊去了命達也要隨眾同行
 被西門慶一把拉在說小神嘴我不准你走于是拉自婦人從翡翠軒穿過來到葡
 萄架下現着只見春枝尋來遂則他去取酒同秋菊撥了菓盒來與婦人投壺耍子
 接了十盞壺把婦人灌醉了便叫春枝再去取酒同秋菊和秋菊頭來我因的慌略說七兒
 春枝撒筴不取因喚秋菊取來鋪上同春枝拽上花園門往房裡看守去了婦人在
 架底下仰臥在席之上脫的上下凌條絲脚下窺有大紅鞋兒西門慶看見怎不融
 動淫心乘名酒肉亦脫去衣裳坐在一處先將脚指挑弄其花心挑的淫精流而又
 將紅鞋上脚帶解不拴其好是吊在兩邊葡萄架上使廿戶大張西門慶先倒自身
 子一手扶枕一手執麈尾抵住極力而提之提的陰戶淫氣連綿婦人在下口叫
 道七不止忽見春枝送酒來放下就要跪西門慶攔了婦人向前一把拉來接他坐
 在榻上兩個一連一口吃酒說你器我打個肉壺畏你瞧于是向盤中取过几个李
 子來向婦人托中一連接了三个皆中花心又把一个李子放在托內不取去來又
 不行爭氣的婦人春心沒亂淫水前流合是瞭籠星眼口中叫道好个作怪的冤家
 金瓶梅前



捉弄死奴了西門慶只顧吃酒不理他吃來吃去仰在椅上睡了一宿烟後
 死了及至醒來見婦人還吊在架上兩隻白生上腿兒跪在兩邊與不可過因先指
 西門中李子來一向坐在枕上向順袋內取出淫器句兒使上良托子次用荷黃選
 取有根子初時不肯管人只在杜口口來回掃掃急的婦人你身而奏口中不住聲
 叫達上快些這道法罷我曉得你怕我為李提兒故意奈何我西門慶道你知道就
 于是把那活抽活將蛙口上塗些國豔香然從新頂入杜中送了几送那話立時暴
 破起來往來抽拽垂首以視其出夫之執力婦人啞啞不已叫道達上你不知便些甚
 可進去把我小娘淫婦心疾上到骨節了這西門慶只是不饒一上手三四百回
 兩手依按任枕席仰身竭力抽送至狂復送入根又約一百餘下婦人用帕拭汗中
 之娘隨成隨出枕席皆溫困向婦人說我要娶個老和尚撞鐘忽然挺身向前一送
 判諾西攘到杜口之上深入極速那既首場然痛扶美不可言婦人融融急其母
 還刺刺了一聲硫黃圈折在裡兩婦人目真氣息古先冰冷西門慶急解縛帶而杜
 中杜口黃圈來折做了勾把婦人坎坐半日星眸方醒則不合声声道達上怎的
 今日這般大惡几乎要了奴的性命今後再也不可西門慶與春枝秋菊打究扶他
 床房旋來收拾家伙來昭見了小欣惶兒從花架下鑽出來要果子吃春枝與了他

几个挑子李子赶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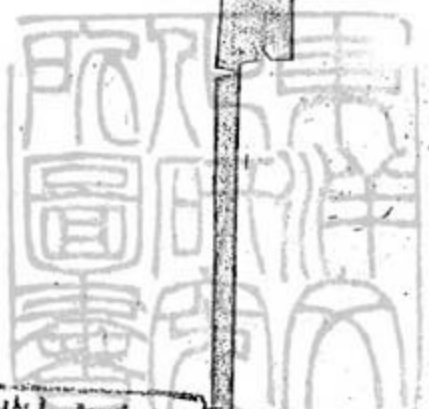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回

陳敬濟獲俸得金蓮

西門慶糊塗打鉄棍

話說西門慶扶金蓮床脫了衣裳兩個赤身並看而坐西門慶接首粉頸與他傳
 杯交飲極民溫存之態並肩婦人雲鬟斜軀酥胸半露宛眼籠斜如沉醉楊妃一般
 纖手不任向下只弄他那話良托子還帶自軟叮咛毛都替的西門慶戲道都是你
 弄的他成癡了還不去去央上他哩婦人笑睜他一眼蹲下身去枕着他一隻腿用
 種帶任那話以手提撥說道你這厥頭裡那等氣忿上把人奈何昏了恁又推風袋
 死了提弄一回又放在臉上偎偎良久將口吮之又用舌先挑試其哇口那話登時
 暴怒起來挺身直登西門慶一死坐在枕上令婦人馬爬自他吮咽以暢其美俄
 而淫思益熾復與婦人交接婦人哀告我的達上饒了奴罷又要提弄死奴了是夜
 二人淫樂无度次日西門慶往外去了婦人飯時纔起尋昨日穿的紅鞋只落一隻
 春枝道昨日是秋菊招進鋪蓋來想必是他失落了秋菊道我沒見娘的鞋婦人罵
 道賊奴才這物敢誣你要我不看這隻鞋叫春枝採出在院子踏看打你耳刮子秋
 菊一面哭着一面去找花園中各處尋了一遍俱沒有又到了春枝雪洞內直尋
 到書院中尋出一隻紅鞋來秋菊連忙拿來婦人接過一看認的濕來既媳婦的便
 金蓮每可

屬道奴才拿這鞋來汚我的手快与我跪自去分付春校拿塊石頭與他頂自好
另換了一雙鞋嫌房裡坐在頭花樓上梳頭去了却諷諷諷早為進來尋衣服手
中拿首一副綱巾兒小鐵棍見了說逆姑夫拿的甚麼與了我與我換一件好東西
与你嫌省從腰中掏出一隻紅綾鞋來敬接在手中哄他說我且与你几交來要
于明日再與你買一副好綱巾兒與你笑嘻上的去了敬濟暗想五娘正自了動
鞋却不想鞋落我手真是天假之緣遂袖包鞋逢祥金蓮房裡來春校說姑夫來了
金蓮便叫喚姐夫校上沒人你上來這小賊兒慌忙上樓見婦人梳洗打扮真是天
仙玉女在傍坐視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向姐夫笑甚為敬濟道我笑你不見了一
你既曉東西似拿一件物事與我換与你因向袖中取出提省鞋鞋鞋鞋笑道你看
這是谁的婦人道好短命竟是你偷我這鞋去了敬濟道却是小鐵棍在葡萄架
下拾的與了我了五娘你把神的那方汗巾賞與完子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个八個穿成的短命我沒氣力纏你于是把一方白綾挑綿汗巾與他已接在手深
上唱喏下樓去了婦人見秋菊還踉自春校打了他十板打的拖股而哭落後西
門慶進來金蓮道都是你這沒材料的貨才白醉的勾當賊小奴才小鐵棍兒拾
了我的鞋去叫誰沒瞧見被我要兒來了你不打他兩下只怕慣了他西門慶也不



前准告你說來一冲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兒正頂着有揪住頂角拳打脚踢了春
却那小猴子覺在地下死了半日慌的來那兩下子走來扶起慢士向他方知爲
鞋之事這一丈青氣忿上走到厨下情與西說道賊淫婦忘八羔子我那十一二
歲的孩子曉的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的他鼻中口裡流血他和你淫婦
忘八何有甚冤仇落後王樓傳與金蓮方知罵的忘八羔子是陳姐夫金蓮告訴西
門慶上上上上大怒要撞來照合家二日出門幸時月娘再三攔下打他往獅子街
看守房子替了平安兒來看守大門過了一二日西門慶晚友見金蓮穿自一及綠
絢子鞋鞋因說道我的兒你還是再做一雙紅鞋兒穿你這上最喜的穿紅鞋兒好
人道說到鞋上我因想起一件事來因今春校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
是誰的西門慶道找不行的婦人道你這做張致嘸這明是來旺媳的一隻與蹄
子宗上珠一般還敢在藏春場哩與些拜帖字紙撿在一處因令秋菊取刀來把淫
婦刻个猪碎搗到毛廁裡叫他陰山皆後永世不得起生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偏
有這些鬼他就在時也沒在你跟前行差了禮法于是接過粉頭就亲了不啻兩個
土床雲雨合一處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木筭定終身 潘金蓮蘭房邀午欣

話說次日潘金蓮起來記筆有夢做那紅鞋拿針線筐兒往翡翠軒繡描圖鞋扇
 使春校請了孟玉樓李瓶兒同在一處做生活這日西門慶正在前所上坐自忽乎
 安報通守脩周谷自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裡西門慶隨郎請
 進來分賓三坐了因問道老仙長會那几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子平太王所知
 麻衣相法于是吃了茶先看西門慶四柱次相了容貌說道友人貴姓戊寅年二十
 九歲辛酉七月壬午二十八日丙午時八字清奇盛而且貴之造一生快樂屬得書
 財旬日必定加官今日壬午貴子為人耿直但富貴而耗財二子送終至六六而畢
 血相畢又相月娘神仙道友手乾姜持家必善兩豎光照秀氣爽多但泪堂黑應苦
 无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亲如水炭于是李瓶兒過來神仙說額尖頭小非
 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足衣食而榮華安享肩盤聲泣不賦則孤身象若低非
 貧郎天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相七神仙觀道三傳乎生衣將死嗣六府照隆晚年
 少无疾老无災又叫金蓮上上只顧笑嘻曰娘催之方才出來神仙說牛牛
 說道此位娘子光斜視以多淫身不捨自願終酒天壽且任加夫李瓶兒上來神仙
 道文仍是富貴友娘亦口德好定生貴子頗遇喜祥但約同藥中且多疾厄年至三
 九須為疾苦



情後來必事凶亡月娘也道大姐姐上神仙道這位女娘破祖刑家衣食缺乏不一
 三九當受折磨神仙看見春校相道此位小如早年尅父周歲尅母性剛強牛急上
 生受天敬而生子三九增福祿而受封但左口角下这一点黑痣主常沾啾唧之
 災神仙相畢重人皆皆以為神相西門慶封良五兩吳神仙不受僅受大布一疋而
 去大家同到後所月娘道相的好只是三個人相不有他相李大姐有疾疾生責
 子他今已怀孕道也罢了相咱大姐後來受折磨這不信相春校後來生貴子受
 封贈越不係了西門慶道他相我口內加官平地那得反做他見春校打扮不同
 又和你似站在一處只當是我亲生女兒說畢吃了飯西門慶手拿把舊扇在大捲
 棚內乘涼春校走來扶有倚子取過西門慶扇兒來替他打扇說道大娘說我不倦
 受封贈的怎麼料得是我相道只在你家做奴才到老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你久
 後有了娃子就掙上珠冠戴了于是接到杯裡手扯手晃動裏問道你娘在那裡春
 校道娘叫秋菊挑下水要與爹洗臉等不的在床上睡了西門慶道等我鬼混他一
 泥去遂同春校來到房中見那婦人睡裏正癢玉体盡露不亮淫心却起今春校道
 上門出去消上脫了衣褲上床把他兩股輕綳綳塵納徐上插入牝中比及星而是
 醒已抽拽數十度矣婦人笑道學強盜多咱進來三不知鬼混醒了我西門慶也不
 金瓶梅前

起來原來金蓮因西門慶不疑鬼身子白淨就暗用花粉搽的遍身白膩光潤欲
傳其死西門慶又見他穿自新做的大紅睡鞋一回躡踏在土兩手兜其股極力而
提之垂首視其出入之勢婦人道怪貨只顧端詳甚奴的身子黑就是了那怀着
孩子的便輕惜憐護他偷們是拾的由有這等撥弄西門慶問道說你等自我洗操
聖明下床洗上去于是同浴蘭湯一回西門慶乘興把如人卸浴板之上兩手執
其双足脚而提之掀騰靡幹何止二三百回其声响之不絕如人搵香雲地墜一
扶自雲鬢一手拔自盆沿口中燕語鶯聲百般准述二人水載一回西門慶精泄而
止我抹身休乾爭止自知舖上床安放炕東又吃几杯熱酒分付春校搜土房門雨
不拖頭交股倦而補

第三十回 蔡太師重息錫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

話說西門慶與金蓮睡在房中春校坐在床前下衲底只見翠蓮來說坡上張安來
見爹說活哩春校道爹睡了驚醒他你就說死叫且等自哭不想西門慶在房裡
所見隨起來和金蓮說張安前日說攻上隔壁趙寡婦生了連地要賣與張安和他
言究穿穿徒來蓋上房房你上坡去好在那里遊玩說畢西門慶任前邊和張安
究活去了這時來保和吳玉愛已到東京投了主身評後私物蔡太師大壽那時敘

好當道徽家死叔因與來保說道問所你三人身係鄉民並死夜職感次承他甚真
无拘可伸我安他在山東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干尸何如來保慌忙磕頭謝息又不
後邊跪的是你甚惡人吳玉愛接回適小的是西門慶之子名喚吳典息太師道我
看你的儀表就安你在清河縣做个驛丞到去的吳典恩磕頭如把春後把來保名
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益頭謝了領了三張鈔賜管身刺付分付明
日早辰差辦事交李中友同他二人往吏兵二部掛另討辭合眼日上在應役又分
付翟謙西廂房款待酒飯討十兩長子與他二人做路費着謙領下到廂房款待酒
飯因說道我有一件事奉托你爹我年將四十曾有賤荆一人身過通死所出看
貴地有人才女子不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个諛多少財禮我一奉去說畢
又送二人五兩良子不消兩日把事情辦得完備遂起身回清河吳去報喜且說一
日三伏交天西門慶正和差兒在聚景堂大捲棚內玩賞荷花過暑飲酒家樂強唱
坐間獨不見李瓶兒月娘問綉春上上道俺娘害肚裡疼哩月娘說我去睡上只見
李瓶兒在炕上疼的打滾慌的月娘說可快請老娘去罷五如還強說早哩于是合
家都來僂了一屋子人惟有潘金蓮嫌執把孟玉樓拉出來在簷柱底下歇涼不一
時蔡老娘到了月娘遂將自己預備下見肥用的草紙細接叫小玉拿來在頃只听
他班每前

的房裡呱的一聲券下來了西門慶聽說慌忙在天地祖先位下滿炷降香告許了
 一百二十分滿離次日使小廝在各亲戚隣里分壹七喜麪皮伯爵謝希大慌的兩
 步做一步都來賀喜吃麪皮又用六兩良子尋了一個參娘年三十歲取名如意陸正
 恐兩向心然來保吳王霞進門報喜把上東京土存三太師賜夜賞役之爭誰說
 一遍西門慶合家歡喜之至次日洗三兩宗朋都知西門慶新添了娃兒又平地做
 了千口之職誰人不來送禮慶賀同將小娃就起名喚做夜哥

第三十一回

琴童兒藏壺構算

西門慶問宴為歡

活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下文書一箇使人做夜齋又喚趙裁七剪圖領又
 頂了七八條帶那日吳典恩也因做驛丞上任之事手中分交沒有因托應伯爵與
 西門慶央借良七八十兩事成思有重報應伯爵道西門哥既拾拿你得此前程就
 與他借一百良子看我面上他也給你下是送來西門慶家懇求西門慶道既是應
 二哥作保我也六箇分文利息將來照原數還我迷有陣敬濟拿出一百兩良子來
 吳典恩千恩萬謝回家去了與了應伯爵十兩以作謝儀因而打点上任去了西門
 慶亦于二月初二日到任本縣正堂李知縣約會四衙同察道羊酒祭禮又送知三
 各小印年方十八餘七州八原是門子二身生得口爭俊秀百巧百能西門慶打他

原名小張松改喚書童兒叫他裏後書房祝安念又奉保一個十四歲小斯改名一
 童叫他琴童跟馬拿帖西門慶自從上任以來九從衙門回家就把衣服脫佳書
 房進後邊在那一房歇宿即使那一房了頭明日清晨到書房去取七來取去這書
 童把各房了頭混個爛熟寬和上房五簾調賊上了一日西門慶請客吃慶夜兒酒
 午間安排一食盒酒菜叫了生的清和陳敬洛任對門買賣大戶房子兌了七百兩
 良子立交約去了月娘陪東堂客止飲酒前只見玉市拿了一良抗壺酒并四十梨
 一個柑子逢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吃不想書童在裡面就連壺放下出來了娃料早
 被茶童看見三不知走到那面取出交與迎春把梨與柑子送他吃了說這壺他
 誰教我莫要給他至晚酒席人散玉簾往書房尋那壺書童並不知道玉簾慌了回
 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大罵只說技見良久李瓶兒知道是自家小廝叫迎春
 把壺藏在屋裡遂使迎春拿而送到後邊去了潘金蓮道了頭小廝並不理會若
 吃一壺酒不見一把壺除非王十萬家西門慶聽說大怒道既有就罷明手罷了
 莫不才大姐他愛這把壺以說自走到前邊薛大盜送禮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次
 日大所上錦屏列綺席鋪陳先是陪客應伯爵謝希大回信就到了次日吳大自
 與二日來了作了揖同坐下吃茶畢應伯爵道哥兒已滿月抱出來俺看七西門慶

在拜拜可

卷三

十五

分付後邊優兒的抱出來月娘叫啣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亨得緊兒的抱到角門
首我安接過去東人觀看誇獎不已吳大旧吳二旧謝布大各擱一一方錦緞兒肚
上帶銀墜兒惟應伯爵是一柳五色線上穿十數交長命水說道相貌端正天生兒
戴紗帽胎兒西門慶大喜佳指謝了交与外子好生抱去休要驚駭有少頃劉公
上薛公上坐四人轎纓鑄排隊喝道而至落後周守備刑都盜夏提刑張統兵范千
戶都是藤棍大扇軍軍喝道裡而鼓樂喧天笙歌迭奏西門慶迎人見礼上面設下
十二張桌席把盞讓坐劉薛劉內相再三謙遜然後打了躬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
右其次者纔是周守備刑都盜東人坐下酒與一派簫韶壎下作樂這席筵上說不
盡食宜異品果獻時新酒與酒過三巡濕陳三獻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
喚玳安裡邊叫出吳銀兒李桂如席前週酒當時前歌後舞錦簇花橫直飲到更深
方散西門慶欽留不任送至大門兩边灯火燦爛前遊後擁而一齐起身去了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趨交認友

潘金蓮懷嫉驚兒

話說當日雨夜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旧二旧應謝二人後坐打冤樂工等吃
了酒飯分付明日再來我請果中四老谷哩不服都慶新筵命備一總賞你們罷東
樂工應請良久李桂姐吳良兒出來告辭起身西門慶道到後日我請親友替我再

請上兩個連你二位都來走上于是一人坐轎去又四李銀吳惠唱了一回吳大旧
方十不起身到次日清安客還有薛內相他先到了也叫他出安符來看着了極
其喝來便叫小厮拿了兩盒金銀器物与他佩帶初更少頃知果李達天井果承水
成王簿任廷貴與吏夏基各先換拜帖然後入房上叙礼甲寅漢薛內相首坐
席間又有尚奉人相陪而文挨次坐定通茶一巡少頃嚙下鼓樂笙歌樂工擁奏十
分盈耳娛目薛內相大喜喚左右拿兩串水賞与樂工兩夜飲酒至晚方散又到明
日清市亲朋李桂姐因西門慶敲了提刑夜与慶慶定記買了四色社做了一双女
鞋叫伴兒挑自盒担兒坐了轎子先來拜月娘做乾娘進來先向月娘笑嘻嘻上
的拜了八拜然後總与他姑娘和西门慶請把月娘哄的滿心欢喜忙叫他脫了
衣服坐在月娘跟前說話不多時吳良兒與慶香又与一个韓金釧妹子王釧兒都
到了打冤吃了點心前边客已到齊桂姐與慶香是月娘的乾女兒不云去只叫吳良
兒他三个出去彈習酒那是首坐是喬大戶其次吳大旧二旧花大哥沈姨夫左
伯爵謝希大孫寡獨視突念雲理寺常照節白春先傳自新莫四傳共十四人上席
八張桌洗不尽歌喉宛轉花樽錦簇這時潘金蓮知西門慶前所摆酒听見李桂兒
房中孩兒啼哭便懷嫉妬之心遂走去向奶子如意說道他这等呆想是愛尋他媽
金花海河

媽我抱他往後邊尋去如意甚不得已交與金蓮抱去兩走到儀門首一徑把孩子
牽得高上的月娘抬頭看見便道多大孩子牽的恁高只由說自他李瓶兒慌忙走
出接過來說道你別溺尿在五媽上身上說自就抱到前邊便消七梳了奶子九句
如意見道五娘再三要抱了去因慢上的喂了奶安頓他睡了誰知到了夜間那
子宛汗潮熱奶也不吃李瓶兒慌了每西門慶客散進來只說孩子不好不知是怎
的亦不提金蓮抱他一節西門慶因罵如意見不好生看守夜何事誠自他走到後
邊對月娘說了月娘就知是金蓮號的也一字沒題只說明日叫劉婆子來看上西
門慶道休叫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另請小兒科大醫來看月娘不依他說道一個
總滿月的水孩請甚處太醫次日西門慶往衙門去月娘使小廝請劉婆子看了看
說是受了驚與了他三名良子灌了些藥兒那孩兒方纔穩睡李瓶兒一塊石頭方
纔落地

第三十三回

陳敬濟失鑰辭唱

歸道國縫如爭風

話說西門慶從衙門回家回及兒已竟如此方纔放心還說不該叫劉婆子來看
說畢往外邊去與姦伯劃商認事情因湖州來了一客人名何安兒帶來五百斤環
線許他四百五十兩良子買下妾在獅子相室房裡用一絨線舖兒說來保已足郵

王府認納家小皮伯爵又保拿一個駁計姓軒原是絨線行寫算皆精這日自必留
爵和來保與客人交兌良兩搬取貨來誰知皮伯爵暗上打了三十兩梢子西門慶
也不知道怪了舌日叫軒駁討回來保開張絨線舖面一日也賣數十兩良子光陰
迅速不覺八月十五月娘生日來到請堂客撰酒留下吳大娘子潘老娘楊姑娘并
兩個姑子晚又宜唱佛曲西門慶因上房不便又因李瓶兒孩兒好于是走過金
蓮這邊來金蓮一見如得珍寶一般連忙打發潘姥上李瓶兒這邊歇宿是夜陪西
門慶同婦挑畔之情百般難述无非牢籠汗子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李瓶兒見姥
姥過來安排酒餚陪坐半夜次日送他一件綾袄兩雙緞子鞋面二百文水金蓮知
道反說他小眼薄皮的因收拾几碟子菜餚上壺酒送去還他金蓮同潘姥上過去
李瓶兒道又四五娘費心于是三人坐定正飲酒向陳敬濟來上樓尋衣服金蓮叫
道如夫來吃離于酒因使綉春強扭了來叫春枚拿大杯斟了一杯敬濟勉強吃來
金蓮道這一鐘是我的你姥七和六娘不是人亥吃只三離子饒了你罷敬濟推脫
不過又吃了一盅一溜烟跑了把當舖鑰匙拿了拿去折回來取金蓮早已藏在袖
中左央右纏叫他唱了兩套曲兒方纔與他鑰匙去了那潘金蓮李瓶兒同潘姥七
又往後邊陪大娘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孟玉樓

西洋
圖

這暗正好往對門喬大戶房子裡瞧去平安道那邊正開自門哩當下月娘同甲姊妹都坐轎子過去進了儀門就是五間房第二層是樓月娘要上去剛上到樓梯中同只所得咬了一声滑下一隻脚來慌的王樓擋住他一隻胳膊兩人扶下來相伴回家就肚中疼痛起西門匿在吳駝承家吃酒末回請了劉婆子來看說是內裡經傷多是不能成了遂拿出兩服丸藥叫月娘用艾酒吃下不消半夜雨下來了原來是個男胎已五個月了月娘囑付大家不要言語以此西門慶也不知道且說繖線舖內這個夥計是个不安分的人姓章名道國亦在縣王府做被尉他的渾家王屠蘇排行六兒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紫鰲色約二十八九歲生一女兒合家三曰他兄弟卅二名二搗鬼在外邊另日與他娘子有姦但卅道國舖中上宿他便來与姪人吃酒過夜不想街坊有几个浮浪子弟見婦人喬模喬樣當面張致束人忍此心中不情暗地与他捉姦一日二搗鬼打听他哥不在家大白日走來倒揀上白便与婦人幹事兩人曉見踪跡暗使一小兒扒過牆去把後門插了一齊進去談一少年將卅二一拳打倒拿住又一人見婦人穿衣不迭先把褲子提在手裡都一條繩子栓出來上到牛皮街廟舖裡明日要解果見官

金瓶梅前書前卷四

第三十四回

猷芳樽內室之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

却說卅道國正在街上穿有紗絹衣服頭戴勃帽手執輕扇閑行大步搖上擺上忽見一人慌上走來道卅大哥你家大外和二哥被街坊中人撮弄了拴到果礼去了你还不尋人情理會此事卅道國愧了去到吳前打听真切急上趕到家中因和采保商秋來保说你快去央成二叔對咱東家說了拿个帖兒和吳中李老谷一說便行這卅道國竟到成伯爵家告了說只望不叫你在知見家事畢重謝二叔成在院在地下伯爵扯起來道吳秋這仲事把一切閑話丟開只說你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欺負外子你兄弟卅二急忿不是和他麼亂反被這賊人群什揪採踢打同拴在舖禮望大官人死个帖兒對李老谷說只不叫你今庄出夜就是見个分上就是了于是同到西門慶家如此這般說了西門慶道不如明日帶到我衙門礼案落成伯爵道越好了那卅道國倒身叫頭下去西門慶這喚班班來問是那牌那甲地方對那保甲說把王氏那時与我放了查出那几个光棍名字來明早解提刑院我衙門听審班頭班出日次日西門慶与慶提刑坐所地方保甲帶上人去歇一起就是卅二跪在頭礼第二个車後第三个霞世虎弟四方守弟

金瓶梅前

卷四